

# 中国文学与大马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e*

◎ 张丽珍 编

红  
学

苏轼

恐怖  
小说

李煜

李清照

黎紫书

大马  
佛教

大马  
女性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e*

\* 张丽珍编

中国文学与大马文化

## 中国文学与大马文化

编者 : 张丽珍  
副编 : 黄子荣  
校对 : 陈玉莲、施丽思  
排版/美术 : 邬子祥  
出版 :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 603-79675650/5651  
传真 : 603-79675458  
承印 : 漫延印务  
版次 : 2007年7月第1版  
售价 : RM18  
ISBN : 978-983-42746-1-0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e

Edited by Teo Lay Te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Zhongguo wen xue yu da ma wen hua]

中国文学与大马文化=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e/

张丽珍编

ISBN978-983-42746-1-0

1. Chinese literature-History and criticism. I.张丽珍.

II.Titl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859.1009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更换。

# 序

《中国文学与大马文化》是“马大中文系论文系列”计划下的第一本论文集。此系列收录有关汉学研究的论文。主要提供对汉学有兴趣的研究者一个发表的平台。除了老师，也希望借此提高学生，特别是中文系学生的研究风气，扩大学术视野。

《中国文学与大马文化》收录了8篇马大中文系师生的论文。他们当中有的在马大执教、有的是硕士研究生，也有刚毕业的。如今师生共聚一堂，同赴学术之旅，可说是本系创系四十四周年以来别具意义的一件美事。此书涵盖的内容很广，有本土文化、马华文学，也有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正体现了马大中文系的特质，学生与老师都得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进行研究。

张丽珍、陈玉莲的〈孤寂与寻觅：论李清照的晚年生活〉一文乃探讨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晚年的生活面貌。该文主要通过李清照后期的作品，以及孤寂的描绘，探讨女词人晚年的哀伤与孤寂、回忆与寻觅。在回忆的时间里，李清照得以重温早年的甜蜜，然而现实世界里的她却无法摆脱孤寂的侵袭。晚年的李清照，可说是在孤寂的煎熬、回忆、寻觅中度过。〈孤〉一文归纳出李清照的寻觅可以是她回忆的投射，也可以是她对安身立命的追求。李清照一方面沉浸于过去的美好回忆，另一方面身处于压抑的封建社会，她寻觅的感受是复杂的。宋代女性因为缺乏社会认同而产生的无奈感，我们在李清照的词中得以深深体会到。

自从俞平伯在其所著《红楼梦辨》中正式将红学定为一门学问后，有关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与内容，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孙彦庄的〈当代红学：研究方法 with 观念的整合〉一文，主要从观念与方法入手，对当代红学的情况略作剖析，并探讨红学三结合的倾向。一般上小说批评注重作品文本，

考证和索隐则注重作者生平经历对文本的渗透和写作环境对文本的影响；小说批评看重艺术的真，考证和索隐更看重历史和生活的真；小说批评重视作品的重建，也就是再创作。考证和索隐重视作品原意。红学的重点三派不同，又可以互补和统一。〈当〉文对于未来的红学趋向，提出了三派会互相融合及统一的看法。

施丽思的〈从不适到安适：论苏轼黄州词表现的思想变化〉，以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的词为例，探讨苏轼从创痛过渡到旷达的一段心路历程。该文把苏轼贬黄州时期的词作分成三个阶段进行探讨：即面对现实创痛的不适、萌起归隐之心的求适、以及得以随遇而安的安适。这三个层次不是顺序，而是复杂、并存，甚至有时对立的。苏轼黄州词所表现的思想变化，其中从不适到安适，反映了词人人生一段矛盾挣扎的寻觅过程，也是苏轼旷达人生观的重要领悟过程。

南唐词人李煜一生之经历，可说是影响他词作思想的重要因素。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如此评价李后主——“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李后主将自己的赤子之心融入词作，将词的书写作为抒怀自己内心思想、感情的管道。林宜惠的〈在失落中的感悟：论李煜的人生观〉就后主一生之经历与词作分析。作者将李煜的思想观念分为——纵情观、愁苦观与空幻观。从及时行乐的纵情观，转变成欢乐不再的愁苦观，再进一步演变为生命无常的空幻观；李煜从纵情享乐的国君变成无奈悲伤的亡国奴，这其中的失落与痛苦又岂止是三言两语可道尽？

潘碧华的〈中国当代恐怖小说的社会性〉介绍当今中国通俗文学市场拥有很多读者的“恐怖小说”。恐怖小说之所以在大陆流行，有其社会原因和功能。许多人在恐怖小说中得到心理的宣泄。恐怖小说的作者数量很多，他们努力创作出的优秀作品，除了供读者消遣之余，也反映出现今社会的疏离感以及人性的黑暗面。

人的生存总是充满挑战。在面对种种压力与困境，逃亡也许是一种解决的途径。人在生命受到威胁倍感自己的渺小与无奈。黄丽丽的〈论黎紫书短篇小说的诡异书写〉以黎紫书的短篇小说集为素材，探讨其“诡异书写”的手法。诡

异书写的背后隐藏了某种意蕴及讯息。黄丽丽以“寂寞”与“遁逃”为切入点，探索小说人物的内在特质与人类生存的策略。提出了黎紫书的诡异书写其实不只是一种表层修饰。其真正目的是在于凭借诡异之氛围，制造出种种魔幻意象，突出人物的某种心理状态，以及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

黄子荣的〈大马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一文，提出了大马佛教源自中国的体系。该文前瞻性地对大马佛教之发展加以分期，并进一步窥探中国佛教在大马佛教不同时期的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面对之挑战。

黄嫵蓉的〈独立后大马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参与〉一文，主要探讨大马女性的权利地位，期望进一步提高女性的觉醒。女性权利的基本内容，具体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女性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二是女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三是由女性的生理特征所产生的权利：生殖健康权、生育权等。这几方面的权利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构成了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项权利受到剥夺或侵犯，就会损害女性的整体利益。黄嫵蓉以此提出了女性现有的地位明显比以前高，但还是没有达到男女平等，所以人们还是有必要以女性的视角为出发点来纠正错误的历史观念。更重要的是，人们应该着力于争取男女地位和权利平等，使女性能够在历史进化过程中充分发挥力量。

作为编者，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我要感谢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以及李成材上议员资助印刷经费。同时，我也要借此机会，对赐稿于本书的校友，老师以及他们在编务工作上所给予的协助致以万二分的谢意。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给年轻学者带来新的思想冲击与学术憧憬。

编者启

2007年6月15日

# 目录

<b>编者序</b> .....	1
■张丽珍	
<b>孤寂与寻觅：论李清照的晚年生活</b> .....	1
■张丽珍、陈玉莲	
<b>从不适到安适：论苏轼黄州词表现的思想变化</b> .....	19
■施丽思	
<b>在失落中的感悟：论李煜的人生观</b> .....	41
■林宜悫	
<b>当代红学：研究方法 with 观念的整合</b> .....	61
■孙彦庄	
<b>中国当代恐怖小说的社会性</b> .....	75°
■潘碧华	
<b>论黎紫书短篇小说的诡异书写</b> .....	89
■黄丽丽	
<b>大马中国佛教史略</b> .....	113
■黄子荣	

独立后大马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参与 .....	133
■黄嫵蓉	
后记 .....	155
作者简介 .....	157



# 孤寂与寻觅： 论李清照的晚年生活

张丽珍、陈玉莲

## 前言

李清照（1084-1156）的晚年，历代学者习惯把范畴规划在赵明诚（1081-1129）去世以后，例如：陈祖美（1938-）《李清照评传》<sup>1</sup>和诸葛忆兵（1959-）《李清照与赵明诚》<sup>2</sup>。然而，这样的分期稍嫌粗糙，因为赵明诚在 1129 年逝世时，李清照依然在躲避战火，而在 1133 年以后，即李清照五十岁之后，李清照开始定居临安（今杭州）。新寡的悲哀和流离的狼狈，在李清照五十岁以后渐渐被孤寂与回忆取代。与此同时，俨然是李清照简短自传的《金石录后序》也是写于 1134 年。因此，把李清照在 1134 年以后的生涯归为另一个阶段比较妥当。本文对李清照晚年的界定为她五十一岁至七十三岁的生涯，即 1134 年至 1156 年。虽然

---

<sup>1</sup>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sup>2</sup> 诸葛忆兵《李清照与赵明诚》，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4月第1版。

有的学者，如：邓红梅（1966-）和毕宝魁（1952-）认为李清照生于1081年，不过本文有关李清照的生卒年和年谱乃依据徐培均（1928-）的著作——《李清照集笺注》<sup>3</sup>。徐培均的《李清照集笺注》旁征博引，研究了李清照的人生与著作，参考资料甚丰，显得有条理、全面及完整，而且论述也可靠。因此，本文以此书作为研究的依据。

本文主要是探索李清照晚年的哀伤与孤寂、回忆与寻觅。李清照晚年的作品书写了不少她的回忆，也描绘了她的孤寂。在回忆中，李清照得以重温早年的甜蜜，但是，无论有多美好，人不能活在回忆里。现实世界里的李清照，并无法摆脱孤寂的侵袭。晚年的李清照，可说是在孤寂的煎熬、回忆、寻觅中度过。

李清照晚年的生活概况如何，我们只能从少量的资料中推断出来。李清照晚年的作品中一再描写她颠沛的生活，写于1134年的《金石录后序》是其中一个例子。是年，金兵入侵临安，李清照避难于金华（今浙江）。李清照于避难金华途中所做之诗——《夜发严滩》：“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sup>4</sup>为她颠沛流离生活之证明。《夜发严滩》不仅说明了李清照在避难途中，来到了东汉严光（?-?）隐居的地方——严滩，从诗中也可推测她是连夜赶路，才能看到舟舰“通宵过钓台”。严滩在今浙江桐庐富春江畔，是临安到金华的通道。李清照抵达严滩时，已是夜深时刻。然而，江上依然千帆竞发，李清照不禁讽刺江中奔波往来的舟船，无非是为了争名逐利，所以才无颜面对品格高尚的“先生”——严光，而被迫三更半夜经过严光的钓鱼台，以期严光因夜色昏暗而无法看见他们。这首诗表达的正是李清照在颠沛旅途中的慨叹。

<sup>3</sup> 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sup>4</sup> 本论文所有李清照诗词引自：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此外，在《打马图经序》中，李清照也提及“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沂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sup>5</sup>生命的颠簸，在李清照的作品中留下了许多心酸的回忆。

除了以上的资料之外，其他有关李清照的晚年生活记录零星散落。只知道她在1143年曾经撰写《皇帝阁端午帖子》、《皇后阁端午帖子》和《夫人阁端午帖子》。这一事件记录在周密（1232-1298）的《浩然斋雅谈》：

李易安，绍兴癸亥在行都，有亲联为内命妇者，因端午进帖子……<sup>6</sup>

这一些端午帖子词都是进献给当时在临安的皇室，因此，进一步透露了李清照在临安度过晚年的可能性。

### 一、此愁谁共：哀伤与孤寂

南宋张端义（1179-1248）曾经说李清照：“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sup>7</sup>李清照晚年的词作，也明显地反映出她中年失侣，老年无子，缺少家庭欢乐，使她怀念过去的抒写。

1135年，金兵入侵临安，李清照在金华避难，写了《武陵春》以抒发她绵绵不断的愁绪：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语泪先流。

<sup>5</sup> 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第341页。

<sup>6</sup> 引自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第506页。

<sup>7</sup> 张端义《贵耳集》，施蛰存、陈如江辑录《宋元词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478页。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  
载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在词中说明自己困难的处境和痛苦的心情。她说：“物是人非事事休”，诉说隐藏在内心深处无法诉说的伤悲。这里的伤悲有亡国的悲痛、流离的苦况、独居寡妇的哀伤，教她如何诉说？

1127年夏天，金人俘钦宗（1100-1156）及皇后、皇太子北去，府库为之一空。<sup>8</sup>北宋灭亡了，从此成为历史。是年冬天，青州兵变，李清照开始了南渡生涯，并于1128年春天抵达江宁。<sup>9</sup>不幸的是，1129年秋天，赵明诚就因染疾，死于建康（今南京）。<sup>10</sup>从此，李清照就孑然一身，独自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不过短短的两年多时光，李清照就经历了国破避难、夫死独居的惨事。李清照孤身处于动荡的时局，当她回忆起这一些往事，引发了物是人非的感触，怎能不让她“欲语泪先流”呢？

下片的舟轻愁重越发明显地刻画李清照的愁绪。她用轻舟无法承载她沉重的忧伤来形容愁之多，非常具体。听闻双溪的春景最为美丽，喜爱游山玩水和欣赏大自然美景的李清照也想到那里去。想要泛舟和觉悟春天依然美丽显示了李清照一瞬间的欢乐。然而，她心中的哀伤淹没了她的欢乐。只是一瞬间，她的心中又满是愁绪，以至她担心轻舟无法承载她的哀与愁。这些哀愁，皆因孤寂而起。清代词人吴衡照（?-?）评此词说：“悲深婉笃，犹令人感伉俪之重。”<sup>11</sup>李清照心中绵绵不尽以至轻舟也无法承载

<sup>8</sup> 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第463页。

<sup>9</sup> 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第464-465页。

<sup>10</sup> 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第474页。

<sup>11</sup>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唐圭璋《词话从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1月第1版，第2423页。

的愁绪，源自于夫妇永别之恨，而正是夫妇永别之恨让李清照常生活在孤寂之中。

舟，相对于其它，这个词语在李清照词作中的出现频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它在李清照的一生中却有很重要的作用。<sup>12</sup>在李清照的词作当中，出现了承载不同情感的舟。承载她少女时期的欢乐之舟，出现在《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兴尽晚回舟”。见证她少妇时期的孤寂之舟，出现在《一剪梅》——“独上兰舟。”出现在《武陵春》的，则是她晚年时期“载不动、许多愁”的愁苦之舟。因此，我们可以说出现在李清照著作中的“舟”简略地说明了她一生情怀的演变。李清照用同样的意象，即词作中的“舟”，以表达不同的情感和意义。大卫·麦克劳（David R. McCraw, 1954-）在他的论文——《沿着梧桐的轨迹：中文诗词中的梧桐（Along the Wutong Trail: The Paulownia in Chinese Poetry）》阐明：这一种写作技巧是中国古典诗人的创意。麦克劳认为中国古典诗人并不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只是从和天、地、人相关的类别中拼凑各种格式、惯例和典故来创作。事实上，每一个类别中的元素，代表的是一个路线纵横交错的网络。诗人们有一定的自由来选择他们在网络中所独有的路线。这意味着，诗人们尝试以独特的形式来重组各种元素，从而传达新的含义。<sup>13</sup>李清照在她人生不同阶段的词作中，以“舟”来传达不同的情怀，晚年的“以舟载愁”，正是符合了麦克劳的见解。

<sup>12</sup> 余轩宇《孤独的人生摆渡者——浅析李清照词作中的“舟”“瘦”》，《景德镇高专学报》第20卷第3期，2005年9月，第33页。

<sup>13</sup> 大卫·麦克劳（David R. McCraw），沿着梧桐的轨迹：中文诗词中的梧桐（Along the Wutong Trail: The Paulownia in Chinese Poetry），《中国文学：随笔、论文、评论（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第10卷第1/2期，1988年7月，第81页。

李清照的孤寂除了源于夫妇永别之恨，还源自于独自生活的凄凉。写于 1139 年的《怨王孙·梦断漏悄》正是她的心声的写照。李清照不仅在词中倾吐了对亡夫的深深思念，还侧写出了独自生活的悲哀：

梦断漏悄，愁浓酒恼。宝枕生寒，翠屏向晓。门外  
谁扫残红？夜来风。

玉箫声断人何处？春又去，忍把归期负。此情此  
恨，此际拟托行云，问东君。

无声的滴漏，风扫落红的声音，宝枕的寒意，翠屏上的晨曦，李清照通过听觉、触觉和视觉来把自己惆怅的情感融入环境之中。<sup>14</sup>李清照从睡梦中醒来以后，暗自寻思：“门外谁扫残红？”，而她很肯定答案就是“夜来风”。明代李攀龙（1514-1570）在此词上眉批：“风扫残红，何等空寂！”<sup>15</sup>道出李清照的描述不仅说出了环境的空旷和寂静，也说出了她心中的空虚和寂寞。从此词的上片，可知李清照是独居的，否则她如何肯定是风而非人“扫残红”？此外，首四句所描写的寂静情境，也是推测她独居的依据。

词的下片中，“玉箫声断人何处？”一句，显现李清照的痴，她以萧史弄玉的典故表示丈夫赵明诚已经离她而去，所以只好求助于路过的行云邀请东君来评一评她坎坷的际遇。徐培均认为“玉箫声断人何处？春又去”，与《永遇乐》“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相似，皆含悼亡之意。<sup>16</sup>春

<sup>14</sup> 侯建、吕智敏《李清照诗词评注》，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88页。

<sup>15</sup> 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第159页。

<sup>16</sup> 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第158页。

天，原本是活力的象征，然而再美的春天，只有衬托出词人年华老去而又独处的哀愁与孤寂。

更叫人无奈的是，李清照的孤寂不仅仅是在她独处时才涌现，即使是在众人欢庆的佳节，她也一样感到寂寞。

根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又说：“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sup>17</sup>

孟元老的记载描绘了北宋元宵节的热闹气氛。人们一般上在元宵节到城里去赏花灯、看表演、听戏曲，甚至皇帝嫔妃也走出深宫，与民同乐。生活在封建社会、足不出户的妇女，在这一天也有机会出外走走。由此可见，宋徽宗（1082-1135）时，东京，即汴京，是如何热烈地庆祝元宵节。李清照词中提到的“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与孟元老描绘的元宵节气氛相符。

李清照晚年过元宵节的方式则跟孟元老笔下的众人完全不同。同是写于1139年的《永遇乐》记录了李清照在北宋灭亡以后，过元宵节的心情：

落日镕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sup>17</sup>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香港：商务印书馆，1961年9月版，第172-173页。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  
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  
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临安的元宵节天气暖和，节日气氛浓厚，可是，李清照却拒绝了“酒朋诗侣”共度元宵节的邀请。

首先，从她的第一道问题：“人在何处？”，我们知道她想起了死去的赵明诚。第二道问题：“春意知几许？”显示了她苦苦等待了解她的知音。景色再优美，李清照也没有心情欣赏。她的内心满是彷徨和失望。她对天气变化感到担心，也显示了她内心的不安。李清照此时忆起在北宋还是“盛日”时，她和其他的少女有空暇的时间玩乐，欢庆元宵节。当天，她们会细心打扮，争艳斗丽。然而，她很快就从甜美的回忆当中清醒过来。她意识到自己容颜已老、两鬓斑白、头发蓬松。容颜的老去让李清照在元宵夜不敢也不愿意出去。她认为与其触景伤情，不如在“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好了。由眼前的景象而联想到往昔和对从以往到现今的生活描述，当中的对比显而易见。李清照的痛楚和寂寞也因此分外明显。

除此之外，此词也“隐含了对拱手让出大好河山、醉生梦死、苟安一隅的南宋统治集团的讽刺和谴责。”<sup>18</sup>唐圭璋（1901-1990）也认为，虽则临安的元宵节是一片良辰美景，然则李清照暗伤亡国，以至无心欣赏佳节的气氛：

---

<sup>18</sup> 田素芹、陈子服〈活泼、情深与铁骨铮铮——李清照诗词人生〉，《现代语文》2006年第3期，第16页。



上片写首都临安之元宵现实，景色好，天气好，倾城赏灯，盛极一时，而已则暗伤亡国，无心往观。<sup>19</sup>

李清照对元宵佳节的冷淡，反衬出南宋统治集团的醉生梦死，对亡国之痛犹似无动于衷。

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刘辰翁（1232-1297）曾写了一首《永遇乐》。他在序言说：

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sup>20</sup>

南宋在 1279 年灭亡以后，作为一个爱国的文人，刘辰翁感到悲痛万分。刘辰翁的《永遇乐》写于南宋灭亡的前一年。因此，他的悲痛相比之下就更为深刻。因为宋朝已经走向完全灭亡的道路，而非像李清照之时，还能保着半壁江山。显然李清照对国家的关怀也导致她感到孤寂。依然兴致勃勃地庆祝元宵节的朋友们，无法分担李清照心中对国势的隐忧。独居的李清照虽有“酒

<sup>19</sup> 唐圭璋《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617页。

<sup>20</sup> 唐圭璋等编《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130-2131页。全词为：

璧月初晴，黛云远淡，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

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缟袂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缸无寐，满村社鼓。